

魯莽書生李萬居

(一)

鍾楊瑞先

農家孩子幼年喪父

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清朝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農曆六月二十三日黎明前寅時，在日本人割據下的臺灣北港區口湖鄉植梧村的一個草寮中，傳出一陣嘹亮的嬰兒啼聲，李萬居誕生了。

這是我們大漢民族苦難的時代，臺灣島被異族人統治着。清脆的兒啼聲，使他父親李鏡與奮得手足無措，笑得口合不攏。心想自與吳嬌結婚以來，三年前生下女兒阿藕，這是第一個男孩子，總算有後代了；看看這孩子，大眼睛，大嘴巴，額骨很高，也許是個英雄人物。

李鏡因為讀過書，思慮也多些。望着這下一代，緬懷起祖先，想起六代前祖先，從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渡過大海，遷來臺灣墾殖耕耘，在北港區植梧村躬耕拓墾。這嬰兒出世，該算第七代了。這些李氏子孫，克勤克儉，雖然不能說豐衣足食，但都有田可耕，有草寮可住。祇恐怕忘記祖先筭路藍縷，胼手胝足開墾土地的艱辛。前些時候，李氏同宗，爲了意氣，發生械鬥，死傷

幾十個人，幸虧當時嘉義縣長也姓李，叫李書英，不忍心看治下同族相殘殺，請雙方族長來飲酒，纔化干戈爲玉帛，消除了誤會。他又想：我們漢民族人口多，地方大，如果把勇於私鬥，化爲敵愾對外的力量，這股力量可大啦！回頭望望嬰兒頻頻索乳的樣子，不覺微笑。他私下決心：等到他稍懂事的時候，就告訴他：我們從海的彼岸來，那裏是我們的祖國，不要數典忘祖。

時光荏苒，轉眼萬居已七歲了，他父親李鏡給他送入村學堂，村學堂就設在植梧村調天宮，蒙館叫鎮修軒，啓蒙老師叫李壇，字步雲，同學大半是李家弟兄，像李田、李長、李辛枝、李永、李進發、吳拋等。當時萬居梳了髮辮，穿着粗布漢裝短褂袴，赤着腳，還守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古訓。日人據臺未久，還無法控制漢人思想。

父親李鏡，被日人打聽他有學識，就請他做區長，當時叫做「保正」，月薪九元，由當地老百姓分攤。再加上他家少許稻穀、豆子的收穫，一家四口，可勉強維持溫飽生活。

萬居生性活潑，這時在村學堂中，就顯出他

的聰慧過人處。爬山、游泳，比別人強，豎蜻蜓豎得好，唱山歌，唱得有腔有韻，能唱一套套的。

李鏡老先生當區長，並非本意，在日人指使下，要跋山涉水去調查戶口。最先管一個鄉，最後日本人要他管兩個鄉，他藉口辭掉區長職務，不願爲五斗米折腰。

交卸區長以後，覺得生活無聊，就申請牌照，開了間草藥店。這店就開設在植梧村草寮前，僅僅一間茅屋，買上一個大櫃子，及兩個大藥櫥門前掛起招牌，寫着：

藥種商

興德堂

從十八里路外的北港，批了些草藥，有三百多種的草藥，什麼薄荷、甘草、當歸、桂圓、天文多一概俱全，這生意還能賺一點錢。

李鏡先生自己雖然賣藥，却醫不了自己的病，平日煙抽多了，傷了身體，下決心戒除了煙癮，可是又患上痢疾，醫也醫不好。也顧不得子幼、家貧，就撒手逝世了，那年萬居祇有九歲，就



與(三右排後)居萬李員究研將少所究研題問際國會委軍夕前利勝戰抗年四十三國民
。士女先瑞楊鍾者作文本為三左排二生先元國鍾為一左排後。影合慶重在友親及人家。

披起襦衣，做孤兒了。

人們常說：人生最怕

幼年喪父，老年喪子。萬居遭逢幼年喪父之大不幸，小小年紀，在他母親指使下，去田裏做事，去賣東西，可是他最愛的還是讀書。

一天早晨，他正在背誦著：

天對地，風對雨

山對水，文對武

鐘對鼓，茶對酒

紅花對綠葉，霧

穀對雲綿。

午夜對丁年，織

女對鍼神。

野館對江村，沉

李對浮瓜。

難對易，異對同

塞北對江東，花

香對鳥語。

三尺劍對六鈞弓

他正朗朗讀着，他母親向他們姊弟二人大叫

：「免啦！免讀啦！去揀番薯去！」

「阿母！」李藕囁囁地說：「我們田裏沒有番薯了。」

「那麼，你們去外婆處揀吧！」母親不得已說：「外婆處田內，還有別人收穫過，遺落下的番薯你們去揀吧。」

挑担叫賣燒番仔豆

那時李藕十二歲，萬居九歲。一個人提一隻籃子，低着頭，赤着腳，走到十里外林投園去揀別人田中遺下的番薯。萬居小小靈想：這跟叫化子有什麼區別呢？

沒有使母親失望，姊弟兩人，各揀了滿籃的番薯。趁天氣晴朗時，母親將番薯切成一條條，然後在太陽下曝乾，這是他們的主食——番薯乾，然後煮一大鍋蘿蔔（菜頭）加上鹽菜佐餐。

當父親死的時候，他年紀小，不知道過份悲哀；現在飽嚼孤兒滋味，真正知道悲哀了。

草藥店生意結束後，母親教萬居把人家欠的錢討回來，為數不多，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母親脾氣也變得暴躁起來。萬居為了家中生活，讀書是時讀，時輟。

十二歲起，就常擔豆子去北港賣。

北港的媽祖廟，據說清朝乾隆時所建，已有兩百多年歷史，遠近善男信女，絡繹不絕來祈禱保佑。尤其是漁民，在海上長年與風浪搏鬥，都希望媽祖能在默默中保護他們。所以媽祖宮前，

是當時居民交易互市熱鬧的地方。

這天清早，天剛微明，母親把萬居喚醒。他睡的不是床，也不是榻榻米，而是一隻大木櫃子上。他匆匆地穿起對襟漢裝，半長不短的褲子，把辮子往後一丟，揉開眼睛問：

「怎麼？」他父親死後，小心翼翼，深怕母親生氣。

「番仔豆煮好啦！加緊提到北港去賣！」

「幾斤？」萬居問。

「差不多三十餘斤。要注意，錢不要掉落去！」說完，用嚴厲的眼光一掃。

萬居不敢遲疑，趕緊吃了兩碗煮番薯，挑了三十餘斤豆子上路。



李萬居出生之草屋（雲林北港鄉檳榔村）

北港的媽祖宮前，人山人海。今天大約又是做「拜拜」，他放下擔子，高聲叫賣：

「番仔豆呀！番仔豆！真燒！」

晌午啦！腹內飢腸轆轆，抓起把豆子自己吃了點，眼睜睜看人們趕回家去吃中飯。但是他豆子祇賣掉一點點，怎好回家？他希望把豆子快點賣完，捧大把錢給母親，博得母親的笑臉。

太陽直射頭頂，他把擔子移到陰涼地方，繼續叫賣。

日影逐漸挪移，眼看夕陽快下山了，他把錢裝在衣袋裏，這些銅錢叮叮噹噹的，倒有一大把，豆子從早到晚，祇賣掉二十幾斤，騰下的擔子去看母親怎樣處理。

走過黃泥坡，回到檳榔路上，又碰見阿土、阿火這些人，他們又在玩「牛相觸」。這門牛的把戲，活像兩隻發怒的牛相鬥，兩個人頭頂頭，兩隻手推對方的肩，絕似牛犄角。旁邊一些孩子正在拍手吶喊助威：

「阿土！加緊！」

「阿火！加緊！加緊！」

結果又是阿火輸了，阿火一臉委屈相，衣服綳綳的，髮辮散了，頸子被扭得通紅；望望大家，彷彿想找一個去頂頂阿土，替他出口怨氣。

「大漢來了！老居來了！」原來鄉下人常喊萬居為老居；萬居生來健碩，十三歲長得像十五歲的样子，所以小孩子們，目為「大漢」。

「大漢！來！來充『牛相觸』！」

「老居！來！來！免怕！」

「來！來！來！」

他身不由己，放下擔子，阿土已經神氣活現地撲抓過來，一把抱住老居不放，頭也猛頂過來，真像遇到頭發怒的大牛。

「哈哈！哈哈！哈哈！」

「加緊呀！加緊！老居加大力呀！」

耳邊充滿拍手跳腳笑鬧聲。

汗在流，心在跳，心想平日阿土專愛欺負人，今天我一定頂過去，替阿火出口氣，也替大家出口氣，萬居自少年就有種俠義精神。

汗水像雨般沿衣服往下流，頭頂得疼痛欲裂，心跳得厲害，衣服彷彿被阿土撕碎了，但是他仍喘着氣頂。

「老居贏啦！老居加大力呀！」

終於把阿土頂得彎下腰倒了，萬居趕緊給他扶起來。他像戰勝凱旋的英雄，許多孩子跟着走，歡呼叫好。

不對呀！擔子呢？已經離十幾丈遠了；衣服也撕破了，記得是被阿土從肩膀撕下的。錢呢？呀！錢袋不見了。不由得急出一身冷汗，衣袋早已被撕了個大洞，錢袋也不翼而飛。他趕緊跑到擔子旁邊。不得了，番仔豆散了滿地，孩子們見了大喊：

「老居請人客啦！大家來呷番仔豆呀！」

「真多謝！好呷！好呷！」

小朋友紛紛搶吃豆子，他也不敢小器。為了向母親交代，自己也趕快往籃裏抓，可是連泥帶沙的，也不過幾斤的樣子。天色已暗下來，孩子們都先後被家裡人喚回去吃飯。

他可憐無告地在地上摸索着，想找回那失落

的錢，可是摸了一夜，也找不到。

他往回家的路上，慢慢地踱着，空前的恐怖，襲上心頭，這可怎麼辦呢？

憨萬居下海打魚去

自父親去世後，家境一天比一天蕭條，母親脾氣也一天比一天暴躁，動不動就冒火。這次可糟了！錢丟光不算，豆子也落掉不少，這連泥帶沙豆子，怎向母親交賬呢？回家後一場痛打免不了；這罵，不知罵到何年何月；女人對罵人彷彿都有天才。最可怕的還是他老人家的哭號，這場災禍如何避免呢？

他抹乾了眼淚，心一橫，想：去死吧！沒臉回家，反正錢也丟光啦！豆子也落掉了

去投溪？去跳海？不！不！拋下寡母，年幼的姐姐不供養去死，是沒有志氣，死後天地鬼神不容。

又想到逃走吧！遠走他鄉，做小工也好。不！不！孔夫子曾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父雖不在，老母尚健在，怎好悄悄逃走？夜色漆黑一片，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海風很大；人聲，市聲都漸遠了，耳朵裏充滿了田野怪鳥叫聲。

「咕咕呷！咕咕呷！」

「吱吱——吱吱——」

「呱呱呷！呱呱呷！」

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獨自走夜路，聽到了既刺耳，又嚇人的鳥鳴，真是使人毛骨悚然。忽然草地裏有什麼東西在蠕動，是強盜？是野獸？

啊！原來是一條大黑蛇爬過去。他鬆了一口氣。

他想：人們休息的時候，禽獸就活躍在大地上。

唉！不管你龍吟虎嘯，吾往矣！

回到家，果不出所料，先是一頓打，再是一頓罵，然後是聲嘶力竭的哭號到天明。

「呆命呀！我呆命呀！」母親哭得好傷心。

母親不再喊萬居賣番仔豆。她左思右想，還是捕魚的好。俗語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梧村距海祇有半個時辰的路，何不教兒子學捕魚？」

「阿伯！拜託你帶我憨萬居捕魚好麼？」

「他也要去？」阿伯懷疑地問，因平日萬居愛捧書本唸書，好像不是漁民的料子。

「他要去的。」母親肯定地回答。心想生個不爭氣的兒子，臉上真無光彩，不會做生意，找頭路；空長個大個子，她有些拾不起頭來。

一天風清氣朗的早晨，阿伯喊：

「老居呀！你也要捕魚？」

「也要！也要！」萬居放下書本，欣然答應

。他正想看看那遼闊的海，一邊捉魚，一邊在海中游泳。假如說專程去游泳，母親纔不會答應呢！

阿伯漁具很多：有漁網、釣竿、漁簍，還有鋤頭、大木棍。

「老居帶飯包呀！好暗蹬來呀！」阿伯喊。

「老居呀！帶鋤頭、木桶呀！莫忘記！」

「好啦！籠總提啦！」老居很興奮能被人看重，正式下海作業。

這些漁具，大家揹着、扛着、抬着，充分發

揮合作的精神，一路走，一路唱着山歌：

「我們草地人啊！」

把海當做田呀！

魚兒跳，蝦兒躍，

網回好佐餐呀！

奉養老娘親，

提去北港好換錢呀！」

一夜風雨海水進屋

萬居初次出海作業，沒有魚簍，祇提了隻水桶，一把鋤頭，希望今生今世好好做個漁民也好。村學堂老師不是講過嗎？我們中國崇尚漁、樵、耕、讀，可見捕魚自古是被稱讚的。走着，走着，下湖海濱在眼前出現了。

好一片金光閃閃的內海，陽光在海水上跳躍，如金絲縷縷。

「大家來呀！會泗水的郎下海打椿呀！」阿伯喊。

「老居真會泗！」

說得老居臉通紅，除了在村學堂能背書外，很少被人看重過，雖說是會泗水，但是可不知如何打椿。

「大兄也要泗。」他謙虛地說。是的，大堂兄不但會泗水，而且會打椿、撒網。在海邊捕魚，充分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

撒網打椿以後，有的去捕魚，有的人設法捉蛤蜊，蛤蜊捉來，醃醃以後，可以保存好久，留着當菜吃。

捕魚郎當中，沒有一個人有手錶、掛錶，但是看看日正當中啦，人影愈縮愈短，知道晌午啦！於是大家坐下來吃帶來的飯包。所說的飯包，祇是一團番薯乾而已。家境稍富裕的，用豬油炒炒，不然隔水蒸一蒸，配點鹹菜，大家低着頭，默默地吃着。他們家也有種稻米，可惜那白米是供日本人享受，因為所值的價錢大，拿去還稅，也捨不得自己家吃用。

下午將退潮的時候，海空景象如畫家的大手筆，紅色、紫色、黃色、藍色，他望着出神。

「老居呀！加緊捉公鮓呀！」阿伯喊。

公鮓？他想起那些像指姆大的小東西，是平日配飯的佳餚，今天居然可以捉到啦！

萬居看阿伯示範表演：用鋤頭在沙灘上一鋤，一些小小的公鮓就出現啦！他像發現奇蹟，又像發現黃金、財寶般的高興。多少年來，在半飢餓中過活，他渴望有食物出現，來改善家中生活。

「有啦！有啦！」他歡呼着。

萬居提了水桶，東一鋤，西一鋤，許多公鮓就進了他的水桶：水桶將滿的時候，聽阿伯大聲呼喊：

「要做風颳啦！大家加緊收網啊！」

老居抬頭一看，海上出現一條條長浪，像一隻隻巨蟒在向岸上橫滾而來，有些恐怖，怕海怪也跟着撲上來。他趕緊把漁具向高處移了移。這白色巨蟒一羣羣，像要橫掃大地，吞噬他們。

天空紅得發紫的晚霞，特別鮮艷。阿伯望了望天空，再看看海水，吐口水，罵道：

「人變有難，天變有雨！」

是的，人反常態的時候，胡作非為，災難就跟着來了；天反常也要下雨啦！

正忙亂間開始下雨了。一陣一陣地，完全是颳風先兆。

他們趕緊冒雨拉網，把魚一條條塞在竹簍裏，就匆匆回家。到家以家，阿伯又分六條大魚給萬居，那一桶公鮓，完全歸萬居所有。他母親笑逐顏開，向阿伯道謝：

「真多謝！萬居好憨，不知的所在，多指教！」

「他真聰明，會泗水，大幫忙啦！免客氣！」

草寮外，風一陣，雨一陣。

「萬居：去填土做堤，不是的話，種的豆子什麼的，都完了！」母親憂愁地說。

「為什麼？」萬居在海邊忙了一天，正想問。

「你不記得舊年啦？舊年那次大風颳，海水倒灌，我們田土都被糟蹋啦！加緊！加緊！去填土做堤。」

自父親死後，這十幾歲的孩子，就撐持門戶，他冒着狂風暴雨，把泥土堆在田旁，看別人家也在填土。他想：填再高也沒有用，如果在海邊做一道大堤多好，那大堤防纔能阻海水倒灌。

一夜風吼雨嘩中，草寮頂有些地方漏水，母親一下拿瓦盆在接水，一下又嘆氣；他因為白天在海邊捕魚，回來又填土做堤，所以睡得很熟。

萬居起床一看，不得了，海水已經沖進屋子，母親正在床上嘆氣。

「死豬！」母親開口罵。「睡得天塌地陷都不知！」

看姐姐阿藕正在赤着足在水裏走，把家中東西往高處搬，鹹鹹的海水腥氣。不錯的，萬居昨天聞了一天，今天又灌到家裏，跟他親近。

十四歲又入塾讀書

風停雨止後，海水逐漸退了，遺下遍地泥沙；走到田邊一看：

「完了！填土做堤沒有用，海水還是沖進田裏來了。」

村中一片哀怨之聲，把濕漉漉的衣服、箱子，捧到池邊洗曝。

村中損失不大，祇是淹死一隻豬，漂走幾隻雞、鴨。

萬居忙到中午，然後來到他二堂兄西端家。慰問他們颳風損害如何！受驚沒有？

他二堂兄李西端，長他十歲，今年二十三歲了，長得高大英俊，在萬居心目中，是崇拜偶像。走到二堂兄屋前小溪，比平日水漲高些，田土好像流失一部分；遠望草寮無恙，心中已覺安慰。

「來坐！老居！昨天喧鬧如何？」西端兄問。

「還好，海水又灌了，你處呢？」

「還不是一樣？你近來有讀書嗎？」西端關切地問。

「沒有讀多少。昨天我隨阿伯去海邊捉好多公鮓，真好運；我想從此捕魚養家也好。」說到這裏，萬居低下頭，想起父親昔日訓誡立志，書

中聖賢的思想，想不到自己小小年紀，爲衣食奔忙而消磨大志。

「你還是多讀些書好。明年一開春，我要請董耕老師來坐館，老師是秀才，學問很好，你就來我處讀。你把書讀通了，將來可以教書，不會這樣辛苦。」西端說得很親切，望着這幼年喪父的堂弟，心殊不忍，暗地裏立下心願：設法幫助他上進。

「不，恐怕我老母不准我再讀書，我家那麼窮。」他神情黯然地回答。「她老人家倒喜歡我捕魚。」

「你要捕魚到我處來捕吧！我幫你拋手網；這溪有很多鱖魚、鮓魚、蝦子。讀書反正是明年春天的事。我跟阿嬌媽去講，叫你來讀書。」

萬居聽了西端堂兄的話，心中又燃起希望之火，是的，要讀聖賢書，說聖賢言語，行聖賢道理。

「老居：你知不知現在中國把滿清推翻啦？有位 孫文先生領導革命，現在叫中華民國啦！你好好讀書，將來去祖國深造。」

「真的？」萬居聽了，眼睛放出喜悅光芒，心在跳，血在奔騰。但是轉念一想，就說：「我沒有錢。」

「莫要緊！我一定支持你。」

萬居心中充滿興奮和溫暖，一路唱，一路跳的回家。到家先報告西端兄家無恙，然後委婉道出想去附館讀書，然後兩眼不住看母親表情。

「你讀幾年啦？從七歲讀到現在，學錢不知花了若干，讀書可以換飯吃啊？」母親臉孔板得

鐵青。

說得萬居不敢開口，他雖在外面如生龍活虎，可是在母親面前，一點不敢莽撞。真似世人所說：「出外像條龍，回家像條蟲。」

南台灣의 秋天，常是萬里無雲的，萬居開始在二堂兄西端家附近捕魚，那牛挑灣溪水清魚多，收穫不少。

爆竹聲裏，桃符新換。萬居十四歲了，除了三年孝服，他可以到處拜年了。走到西端堂兄處，他又舊事重提：

「老居：過了年，請董老師來坐館，你一定來讀。」西端誠懇地說，萬居看他高大的身軀，有無限的信賴，可是又有苦衷，不得不說：

「我老母不大贊成呢。拜託你同她講好不好？」

「好！我正要去給阿嬌媽拜年。」

兩弟兄來到植梧村，先向李家長輩拜年，西端最後來到草寮外喊：

「阿嬌母：恭喜！恭喜！」

「多謝！來呷茶！」

「阿嬌母：叫老居來我處讀書好不？我請了一位學問真好的董耕老師，他真會教書！」

不等西端說完，他母親就搶着說：

「不行！他老爸死了，交不出學錢；再說，什麼人去賺錢養家！」

「阿嬌母：老居年齡小，能賺到幾多錢？如果他書讀好了，就可以教書，將來賺大錢不好嗎？你農忙那陣，也可以在家幫忙，不忙就來讀好不好？」

西端說服了她老人家。母親看見這十三四歲孩子賣豆，捕魚也太辛苦；如果真能教書，那不是好麼？

「你們幾人讀？」

「就是我們，還有老居我們二人。」西端恭謹地說。西端是個好青年，親友稱道。

「好！那就拜託你！萬居年齡小，又慫，請多費神。」

說到這裏，不免又抹把眼淚，如果他老爸在世，何必操這些心。

國破山河在，春回大地，我們大漢民族子孫，在異族人統治下，不改其度，又辛勤耕種的耕種，讀書的讀書。

經西端再三邀請下，董耕老先生，在農曆春四月方允來坐館；他又連忙通知萬居準日到館。

四月十七日，天清氣朗，萬居在慈母欣喜心情下，換上最清潔衫褲，手上提隻公雞，正式附館，拜董耕先生爲師。西端把草寮中的一間，做爲書館，用紅紙寫上：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西端、萬居二兄弟，恭敬地向孔子行三拜九叩大禮，再向董老師，奉上雞、酒、束脩。

董老師鬚髮皆微白，莊嚴外有慈祥長者之風，視若天人，他們兩弟兄心悅誠服，接受董老師講授。

他們兩弟兄，都曾讀過三五年的經書，這開館等於精修班，所以一開始，進度很快。

(未完待續)